

譯 天編著

薛 地校訂

中國美術史綱要

五洲出版社印行

譚 天編著

薛 地校訂

中國美術史綱要

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九三九號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出版

中國美術史綱要

特價：新台幣五四〇元

編著者：譚
發行所：丁
洲出版
社天

所有
翻印必究

台北經銷處：文
笙書局

海外總經銷：東
亞圖書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五十三號
地址：香港干諾道西二二一號二樓

地址：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五十五號
郵政劃撥帳號：〇〇〇二五三八一七
電話：3319630·3711341·3512521

前言

懂一點中國美術史知識，對每一個美術工作者和愛好者來說，其重要性無庸多說。一個不知道前代繪畫雕塑以及美術理論發展狀況的畫家和雕塑家，是不可能主動進行創造的。

可喜的是經過歷代學者的潛心努力，留下了大量中國美術史著作，可供我們閱讀和研究。為難的是其卷帙浩繁，令初學者無從着手。一些通史性的著作，雖全面而系統，但要詳細了解一位傑出的畫家、一處重要的美術遺址、一件優秀的作品和一部重要的理論著作，又略嫌不夠。對初學者來說，較深入地認識美術史上一些關鍵現象，比泛泛的面面俱到地知道記住一些一般性質的材料更為重要。可是一些專論性的著作，雖詳盡而深入，但又散見於各個時期的多種書刊雜誌之上，既難於查找，又難成系列，有的對初學者來說還可能過於艱深。那麼，有沒有一本既有重點，又能較系統地了解中國美術發展的概況，便於閱讀的通俗性讀物呢？筆者編寫這本《中國美術史綱要》就是試圖在這方面作些努力，向對中國美術史感興趣的讀者朋友提供這樣的幫助。

本書按中國美術發展的歷史順序，選出公認的各個時期有代表性的美術現象、畫家、作品、遺跡和著作，區分為十章計一百節，也可以說叫做《中國美術史百題》進行介紹，並配合文字配有圖例。希望幫助讀者對這些影響整個中國美術發展進程的重要事物，有一個較完整的了解。而通過這些了解

HWT 477/10

，又能將每一歷史時期的美術狀況勾畫出一個大概的輪廓，進而對中國美術的發展有一個較系統的認識。

爲了使每一個專題儘可能地完整和準確，編寫時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查閱了各種版本的有關專門著述，進行類比和篩選，然後以一般公認的權威論述爲依據進行綜合。同時爲了使每一節儘可能容納最新的理論研究成果，具有鮮明的時代性，編寫時一般又以年代較新的著作爲準。書中許多準確的論述和精彩的段落，有些就直接來自這些文章。本書將其中重要的文章和書籍，作爲參考書目列在末尾。一是便於讀者進一步研究時查找，更重要的是，標明了出處，是對這些文章的作者——美術理論界的前輩和編者的老師表示敬意和謝意。在編寫過程中，由於是綜合幾家的文章，爲了精簡文字，筆者又不得不帶有自己的觀點而有所側重，因此書中如有不當之外，當然由筆者全部負責，並誠懇歡迎批評指正。

這樣一本常識性讀物，如能便利衆多的青年朋友學習中國美術史，免去許多翻檢之勞，節省大量的寶貴時間，而有所收益。那筆者爲翻檢數以百計的書籍而花費的幾年時間，也就得到了補償，並會爲之感到欣慰。

譚 天

一九八四年三月

《五雜俎·人部三》（明·謝肇淛）——代序

書力可千年，畫力可五百年。書之傳也以臨搨，屢臨搨而書之意盡失矣。畫之傳也以裝潢，屢裝潢而畫之神盡去矣。書名之傳，視畫稍易，而畫跡之藏，視書稍耐。蓋世之學畫者，功倍於書，而世之重畫者，價亦倍於書也。

✕✕✕

畫視書微不及者，品稍下耳。況唐、宋以前，畫手多工神佛、士女、鳥獸、竹木之形，徒以供玩弄，樹屏障，故其品尤自猥劣。

顧士端父子每被任使，常懷羞恨。劉岳與工匠雜處，立本以畫師傳呼，雖聲價重於一時，而恥辱懷於終身矣。自宋而來，雖尚平淡清遠之趣，而吮筆和墨，終未能脫工藝蹊逕也。

✕✕✕

唐初雖有山水，然尚精工。如李思訓、王摩詰之筆，皆細入毫芒。至王洽始爲潑墨，項容始尚枯硬。逮夫荆浩、關仝，一變爲平淡高遠之致，遂令寫生鬪巧諸名手，索然減價。

至宋董源、李成、郭熙、范寬輩出，天真橫逸上無古人矣。然其結構精密，位置適均，濃淡遠近，無不合宜，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。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，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，於是

藏拙取捷之輩，轉相摹倣，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，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。



宋畫如董源、巨然，全宗唐人法度。李伯時學摩詰，以工巧勝。自是唐、宋本色，而倂及人物、鞍馬、佛像、翎毛，故名獨震一時。接其武者，唯趙松雪，然松雪間出獨剗，而龍眠一意摹倣，趣舍稍異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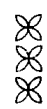


古人言畫，一曰氣韻生動，二曰骨法用筆，三曰應物寫形，四曰隨類傳彩，五曰經營位置，六曰傳模移寫：此數者，何嘗一語道得畫中三昧？不過為繪人物、花鳥者道耳。若以古人之法，而概於今，何啻枘鑿！



顧愷之天女維摩圖，一身長至二尺有五，時猶謂之小身維摩，不知大者何似。今人畫若作此，當置之何地？列女圖人物三寸許，詭以為極細，若在今，猶為極粗也。

吳道子、黃筌皆畫鍾馗捉鬼圖，近代如戴文進乃不肯為方伯作神荼、鬱壘。夫使之畫者非矣，要之，畫亦未為不可也。



小人物山水，自李思訓父子始。盈尺之內，雲樹雜沓，樓觀延袤，人物車馬，以千百計，鬚髮面，歷歷可辨。

其後，五代有王振鵬，不用金碧，而精巧過之。宋、元，李龍眠、劉松年、錢舜舉，近代，尤子

求、仇實父，互傲爲長卷，而浸失玄妙矣。



余所藏有李思訓金碧山水，王孤雲避暑圖，李龍眼山莊圖，及元人水碓圖，皆細入毫芒，巧思神手，非近代諸君所能彷彿。

聞劉松年有仇書圖，畫塾師外出，而衆稚子戲劇之狀，備盡形態。仇實父臨之，至一童子手竹竿黏蛛絲，蛛且上且止，恍如生動，不覺爲之擱筆，固知名手自有不可及處，惟深於簡中，始知之也。



唐畫所見甚少，如王維、李昭道、周昉。不過數軸耳。宋畫之可辨者，其氣韻不同，墨法皴法，亦各自擅長，非近代優孟手可到也。好事之家，止於絹素爲辨，非知畫者。



米芾畫史云：『世人見馬，即命爲曹、韓、韋；見牛，即命爲韓沽、戴嵩，甚可笑。』今人見鷹隼鶴鷓，即命爲宣和；見馬即命爲子昂；見模糊雲樹，即命爲米元章。不特此也，所翁之龍，林良、呂紀之翎毛，夏昶之竹，蓋愈趨而愈下矣！



元時有任月山善畫馬，錢舜舉善人物，雪窗和尚善畫蘭，至於大癡、黃鶴之山水，皆與文敏不下，而文敏弘遠矣。



國初名手推戴文進，然氣格卑下已甚，其它作者如吳小仙、蔣子誠之輩又不及戴，故名重一時。

至沈啓南出，而戴畫廢矣。啓南遠師荆浩，近學董源，而運用之妙真奪天趣。

至其臨仿古人之作，千變萬化，不露蹊徑，信近代之神手也。文徵仲遠學郭熙，近學松雪，而得意之筆往往以工致勝，至其氣韻神采，獨步一時，幾有出藍之譽矣。

唐子畏雅稱逸品，終非當家。雲間候懋功、莫廷韓步趨大癡，色相未化，顧叔方舍人、董玄宰太史源流皆出於此。然爲董源、郭熙則難，爲大癡較易，故近日畫家衣鉢遂落華亭矣。

×××

近日名家如雲間董玄宰，金陵吳文中，其得意之筆，前無古人。董好摹唐、宋名筆，其用意處在位置、設色，自謂得昔人三昧。

吳運思造奇，下筆玄妙，旁及人物、佛像，遠即不敢望道子，近亦足力敵松雪，傳之後代，價當重連城矣。吳名彬，蒲人，寓金陵。

×××

仇實父雖以人物得名，然其意趣雅淡，不專靡麗工巧。如世所傳漢宮春，非其質也。至尤子求始學劉松年、錢舜舉，而精妙殊不及。迨近日吳文中始從顧陸探討得來，百年壇坫，當屬此生矣。

×××

今人畫以意趣爲宗，不甚畫故事及人物。至花鳥、翎毛，則輒卑視之。至於神佛像及地獄變相等圖，則百無一矣。要亦取其省而不費目力。若寫生等畫，不得精工也。

×××

宦官婦女，每見人畫，輒問甚麼故事，談者往往笑之。不知自唐以前，名畫未有無故事者。蓋有

故事便須立意結構，事事考訂，人物衣冠制度，宮室規模大略，城郭山川形勢向背，皆不得草草下筆，非若今人任意師心，魯莽滅裂，動輒托之寫意而止也。

余觀張僧繇、展子虔、閻立本輩，皆畫神佛變相，星曜眞形。至如石勒、竇建德、安祿山，有何足畫，而皆寫其故實？其他如懿宗射兔，貴妃上馬，後主幸晉陽，華清宮避暑，不一而足。

上之，則神農播種，堯民擊壤，老子度關，宣尼十哲，下之，則商山採芝，二疏祖道，元達鏤諫，葛洪移居。如此題目，今人却不肯畫，而古人爲之，轉相沿仿，蓋由所重在此，習以成風，要亦相傳法度，易於循習耳。

×××

江南顧閔中有韓熙載夜宴圖，是時韓在中書，廣蓄聲伎，日事遊宴，名聞中外。後主聞之，欲窺其燈燭、尊俎、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，乃命閔中夜至其第窺竊之，目識心存，翌日，圖繪以獻，廣布中外。此與宋高宗畫吳益王冷泉濯足事相類。雖君臣之眷，形骸無間，然近於淫媿，非所以訓也。今後世所傳石崇谷屏障蓋木於此，然粗俚無復髣髴矣。

×××

王拙、周昉以唐臣子而畫貴妃出浴、明皇鬪雞斫膽等圖，不一而足，可謂無禮於其君矣，而世猶然賞之。

至於韓晉公與李贊皇同時，而行輩皆高於李，反爲德裕見客圖，可見當時好事有一傳奇必形之歌詠，寫之圖畫，上人不禁也，至宋而此風絕矣。

×××

張僧繇畫龍，點睛便飛去。曹弗興傳，至宋明帝時累月旱暵，祈禱無應，以弗興畫置水傍，應時澍雨。繪事既精，神物憑焉。乃知韓幹畫馬，鬼使乘之，不足異也。

然龍之形狀非目力可以細察，視之牛馬，難易逕庭，故有三停九似，蜿蜒升降之異，加以海潮風浪之勢，如斯而已。不知古人何所傳授，而致精絕若是？至宋四明僧傳古者獨專是技，名震一時，其躍波吟霧，穿石戲珠，湧水出洞諸態，種種備具，當時以爲絕筆。

元末國初則長樂所翁，爲世珍重。自是以後，無復有傳之者。蓋亦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者與？



宋徽宗工畫花鳥，故宣和殿所藏黃筌父子畫至六百七十餘幅，徐熙畫至二百四十餘幅。蓋江南之亡，所藏盡歸天府矣。但惜其所好止此，故品劣而氣下。

昔李伯時好畫馬，有道人戒以來生當墮馬腹中，乃改畫佛像。當時艮嶽所蓄珍禽異獸，動以萬計，深秋中夜，淒楚之聲四徹，而幾案間所愛翫臨摹者又復如是，安知將來不墮畜生道中耶？



牛馬龍虎之屬，畫之固亦俊爽可喜，至羅隱之塞翁者，專畫羊，張及之、趙永年專畫犬，李羈之、何尊師專畫貓，滕王元嬰專畫蜂蝶，郭元方專畫草蟲。彼顧有所獨會耶？抑幽人高尚之致托於是以寓意耶？而名亦因之以顯。

故曰：『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。』孔子謂：『飼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不有博奕？猶賢乎已。』苟能專工一藝，足以自見，亦愈於沒世而名不稱者矣。

✕✕✕

余見周昉、李龍眠及近代仇實父諸美人圖，皆穠髮豐肌，衣粧稠疊，一種風神媚態，略無彷彿。昔人謂周昉貴遊子弟，多見貴而美者，故以豐厚爲體。

又關中婦女纖弱者少。此語固未必然，但當時好尚如此。韓幹畫馬，畫肉不畫骨，豈亦所見異耶？近日姑蘇有張文元者，最工美人，其綽約明媚，令人神魂飛越，俗筆中之神手也，而名不出里閭，悲夫！

✕✕✕

米氏畫史所言賞鑒、好事二家，可謂切中世人之病。其爲賞鑒家者，必其篤好，遍閱記錄，又復心得，或自能畫，故所收皆精品。

近世人或有贊力，元非酷好，意作標韻，至假耳目於人，或置錦囊玉軸，以爲珍秘開之，令人笑倒，此之謂好事家。

余謂：今之執椅子弟，求好事而亦不可得！彼其金銀堆積，無復用處。聞世間有一種畫畫，亦漫收買，列之架上，掛之壁間。物一入手，更不展看，堆放櫥籠，任其朽蠹。如此者十人而九。求其錦囊玉軸，又安可得？

余行天下，見富貴名家子弟，燁有聲稍者，亦止僅足當好事而已，未取遽以賞鑒許之也。

✕✕✕

今世最畫有七厄焉：高價厚值，人不能售，多歸權貴，眞贋錯陳，一厄也；豪門籍沒，盡入天府，蠶蠹漸盡，永辭人間，二厄也；噉名俗子，好事估客，揮金爭買，無復涇渭，三厄也；射利大賈，貴

賤懋遷，纔有贏息，即轉俗手，四厄也；富貴之家，朱門空鎖，楊笥癡塵，脈望果腹，五厄也；膏粱執袴，目不識丁，水火盜賊，恬然不問，六厄也；拙工裝潢，而目損失，奸僞臨摹，混淆聚訟，七厄也。

至於國破家亡，兵燹變故之厄，又不與焉。每讀易安居士金石錄，反覆再三，輒爲嘆息流涕。彼其夫婦同心賞鑒，而貲力雄贍，足以得之，可謂奇遇矣，而終不能保其所有，況他人乎！



觀宣和畫譜及米氏畫史所載，可見宋時內府所藏山水何寥寥也？豈其所重者尙在人物、宮室、花木、蟲魚間耶？道釋自顧愷之始，人物自曹弗興始，鳥獸自史道碩始，信爲絕代奇寶矣，而山水僅始於李思訓。

且以宋而置唐畫，似非難得者，而僅止十人耳，則宣和好尙之偏也。觀其論曰：『山水之於畫，市康衢世目，未必售也。』其然豈其然乎？米老所言：『晉及唐初畫亦皆神佛故事，即閻立本、王摩詰，似亦未的見眞本也。』以此觀之，則如近代嘉禾項氏所藏，蓋古今無與匹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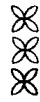


項氏所藏，如顧愷之女箴圖，閻立本幽風圖，王摩詰江山圖，皆絕世無價之寶。至李思訓以下小幅，不知其數，觀者累月不能儘也。其它墨跡及古彝鼎尤多。

其人累世富厚，不惜重貲以購，故江南故家寶藏皆入其手。至其纖嗇鄙吝，世間所無。且家中廣收書畫而外，逐刀錐之利，牙籤會計，日夜不得休息，若兩截人然，尤可怪也，近來亦聞頗散失矣。



畫視書稍難，而人習書亦多於畫。名公鉅卿作字稍不俗惡，書名亦藉以傳矣。今觀宋諸公書，如王臨川、司馬凍水、蘇欒城等，皆非善書者也，而世猶然傳賞之。至於畫，則非一二筆可了，亦非全不知者可以塗抹而成也。雖難易迥別，而道藝亦判矣。



自晉、唐及宋、元，善書畫者往往出於搢紳士大夫，而山林隱逸之蹤百不得一，此其故有不可曉者。豈技藝亦附青雲以顯耶？抑名譽或因富貴而彰耶？抑或貧賤隱約，寡交罕援，老死牖下，雖有絕世之技，而人不及知耶？然則富貴不如貧賤，徒虛語耳。

蓋至國朝而布衣處士以書畫顯名者不絕，蓋由富貴者薄文翰爲不急之務，溺情仕進，不復留心，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，是亦可以觀世變也。噫！



藏畫與藏字一也，然字帖頗便收拾，堆置案頭，隨意翻閱，間即學臨數過，倦則疊之，自賞自證，力不勞而心厭。畫即不然：卷子展看一迴，即妨點污；卷揭不謹，又虞皴裂。壁上大幅，尤費目力。藏則有蠹蟬之慮，掛則有黴濕之憂。卷舒經手，則不耐其勞；付諸奴僕，則易至損。有識之士必不以彼易此。米南宮嘗以十幅古畫易一古帖。米於二事皆留心者，軒輊若此，其見卓矣。然古畫易學，古帖難求，更難辨也。



畫雪中之芭蕉也，飛鴈之展足也，鬪牛之豎尾他，子路之木劍，二疎之芒屨，昭君之帷帽也，雖經識者指摘，而畫品殊不在此。

國朝戴文進畫秋江獨釣圖，一人朱衣把竿。宣廟嘆其工，欲召見之。有讒之者曰：『朱衣，朝祭之服也，可用之魚獵乎？』遂寢其命。夫世好奇之士，豈無朱衣垂釣者？然以艷麗之服施之川澤，亦終覺殺風景耳，宜乎讒言之得行也。

×××

米元章與富鄭公婿范大珪同遊相國寺，以七白金買得王維雪國，因無僕從，借范人持之。行遊良久，范主張僕俱不見，翌日，遣人往取，云已送西京裱背矣。米無如之何，因以贈之。

余謂：此老平日好攘人物，見蔡魯公、王右軍書，則叫呼投水，挾而得之。爲天子書千文，則并禁中端硯而袖出。今日遇范，亦出乎爾反乎爾者也，可爲絕倒。

×××

五代東丹王李贊華善畫，多寫貴人、酋長、戈矛、甲冑之形，爲世崇尚。可見戎狄之中亦有文雅不群者。

今西北諸狄，識字者蓋少，無論書畫已。高麗、日本畫皆精絕，不類中國。余從番舶購得倭畫數幅，多畫人物，形狀醜怪如夜叉，然長短大小不一，亦不知其何名也。

畫無皴法，但以筆細畫，繁迴環繞，細如毫髮，四周皆番字，不可識。又有春意便面一搨，其冠制度甚爲殊詭，設色亦不類中國也。

×××

古人善畫者必能寫真，蓋時，尙畫人物故也。國初猶然。相傳戴文進至金陵，行李爲一傭肩去，杳不可識，乃從酒家借紙筆圖其狀貌，集衆備示之。

衆曰：『是某人也。』隨至其家，得行李焉。今畫者以寫真爲別技矣。吾閩莆田史氏以傳神名海內，其形神笑語逼眞，令人奇駭，但不過俗子之筆耳。

少陵所謂『坎軻風塵裏，屢貌尋常行路人』者，政此輩也。近來曾生鯨，亦莆人，而下筆稍不俗，其寫眞，大二尺許，小至數寸，無不酷肖，挾技以遊四方，累千金云。



閩人尙有刻木爲小像者，召之至，草草審視，不移時即去，殊不見其審度經營也。越一日而像成，大小惟命，色澤姿態，毫髮不爽，置之座右，宛然如生。此亦可謂絕技也已。



戴文進不肯爲方伯作門神，方伯怒，囊以三本。右伯黃公澤，閩人也，見而問其故，笑而解釋之，戴德黃甚，臨行送畫四幅，乃其平最得意之筆，今黃之子孫尙留傳其一云。技之厄於不知己，而伸於知己如此。

姑蘇沈啓南亦爲太守召作屏風，不應，大怒，欲辱之。及入覲，謁太宰吳原博，首問：『石田先生安否？』出問從者，始大驚，歸而謝罪。文徵仲在史館，同時諸翰林相謂：『奈何以畫匠辱我木天？』徵仲聞，即日拂衣歸。三事皆相類。宜乎閩立本有廝役之恨也！



今趙州有吳道子畫水墨刻，其波濤洶湧，翻瀾駭沫，細觀，目爲之眩，不知眞蹟當何如也。



人之技巧，至於畫而極，可謂奪天地之工，洩造化之秘。少陵所謂『眞宰上訴天應泣』者，當不

虛也。然古人之畫，細入毫髮，飛走之態，罔不窮極，故能通靈入聖，役使鬼神。

今之畫者，動曰取態，堆墨劈斧，僅得崖略，謂之遊戲于墨則可耳，必欲詣境造極，非師古不得也。



凡百技藝，書上矣，卜筮次之，棋損閒之，畫爲人役。其它術數，致遠恐泥，苟精其理，皆足成名，而高下之間，判然千里。余少也賤，罔不涉獵，而究竟無成，皆同襍線，今已一切勅斷，惟柔翰宿業，尙未能驅除耳。